

銀幕短打 羅維明的「幻想」製作

文：朗天

資深影評人羅維明拍了一部關於香港和保育的電影，邀請大家前往觀摩。論聲勢當然及不上之前另一資深影評人黃國兆的大作《司徒》，但由於影片內容涉及去年政改風波，不少被攝入鏡頭的「八十後」青年亦有到場欣賞。

這部題為《幻想香港》的作品令人立即想起的是《否想香港》——一本1997主權移交前後名噪一時的文化研究文集。《否想香港》引入後殖民的思維，就香港文化將如何影響中國提出了正反想像，今天回望絕對有後設研究的價值；《幻想香港》則始以頗富詩意的篇章描畫攝影師進出現實及其夢境中的中環，終以較粗

糙的手搖鏡紀錄「八十後」青年圍坐立法會抗議特首曾蔭權提出的「政改方案」。片中還有編導現實常流連的71吧、71吧附近被政府活化保育以紀念辛亥革命的百子里、一個可能是直接搬上銀幕的港人之夢（「我經常做着同樣的夢，我的車子在山上拋錨，港督府、中國銀行、匯豐銀行，就在背後……」《幻想香港》的故事梗概如此寫道，「拋錨」明顯與特首就宣傳政改方案而提出的口號「起錨」相對）。

羅維明是很有才氣的影評人和作家。早年在台灣出版的影評集，在香港主理《電影雙周刊》，參與電影資料館早期策劃工作，近年則協助康文

署主辦，每年定期引介世界經典電影。今次他拍攝這部半紀實之作，其靈感不曉得跟又一影評人導演李照興（龐奴）是否有關。近年已北上發展的李照興三年前拍攝了《潮爆北京》，就京奧舉行前後的北京變化探索保育課題，有著借他城寫我城的隱喻。無獨有偶，李照興北上前定居中環，與羅維明稔熟；《幻想香港》裡主人翁（廖慶雲飾）也曾動念往北京發展。

影評人紛紛執起導筒，除了技術方便的原因，大抵真有評論到底，不吐不快的需要。通過創作來進行較隱晦的評論，其道不孤，可歌可嘆。

港產片

文：金寶

金像獎美指雷楚雄「香港電影美術全接觸」

雷楚雄是本地首屈一指的電影美術總監，入行23年曾為多齣膾炙人口的電影擔任美術工作，作品包括《無間道》二及三集、《畫皮》及較近期的《關雲長》，而2003年的《千機變》更為他帶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美術的殊榮。今年雷楚雄擔任香港電影美術學會的會長，在未來的任期兩年，他希望能為本地培育更多電影美術方面的人才。



《千機變》教堂場景設計圖。

雷楚雄由美指的工作說起：「任何在電影畫面上見到的東西，都與美術有關，大方向是場景及道具，小方向是化妝、服裝及髮型，美術總監要平衡兩個方向，總的來說就是將故事所需要的空間和氣氛營造出來。我們常說美術是『無聲的對白』，因為觀看電影時可能只會注意到演員，但其實畫面上的所有色彩、線條和光影，會配合劇情從旁放射出不同的訊息。」為了更清楚地介紹美指的工作，雷楚雄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：「美指的一個重要職責，是為導演在同一間房，打開多扇不同的窗戶，讓導演可以看到同一件事中不同的風景。雖然都是同一間房，但這扇窗看出去是河，那邊可能看到山……要協助導演拉闊他的視覺空間，讓他進行選擇。」

有興趣加入電影美術的行列，首要條件是不怕四處走動，電影製作很少在固定的地方和時間工作，像雷楚雄，過去6、7年在香港逗留的時間，加起來就只有2、3個月，今次為了要開辦課程，便特地推了九部片約。「雖然長時間轉換工作地點，但我還是樂在其中。我們在內地拍戲，所有美術組同事都住在一起，工作時很有分享的氣氛，大家腦中有很多新奇的想法，很想快快把它畫出來和別人分享，大家都不肯下班又不肯睡，這就是投入。只要投入一份工作，時間就過得很快。」

10月1日開辦的課程「香港電影美術全接觸」，是香港電影美術學會15年來第三次舉辦的課程，除此以外，雷楚雄上兩月出席了由電影文化中心舉辦的兩個講座，積極為本地電影美術招攬人才，以免業界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。「這十年間香港的電影美術人才都流失了，沒有新人入行，因為香港的電影製作已趨兩極化，製作成本高的電影，多數於內地拍攝，我們多數會僱用內地的美術助手，因為早十年八年他們的人工較低，而且基本功好，歷史和地域的知識豐富，拍古裝片時能提供很大的幫助，試過多次是由低級的同事告訴我們甚麼地方出錯，而事後求證他們的意見都是對的；而香港開拍的電影，相對成本

較低，亦不是有大多戲開拍，間接令到訓練助手有困難。」是次課程其他演講嘉賓包括奚仲文、劉天蘭及黃仁達等，全課共有13講，詳情可參考香港電影美術學會的網站。

雷楚雄（右）擔憂本地電影美術青黃不接。

畫里畫外

文：章力行

在巴黎造訪「莎士比亞與友人」

活地阿倫近期的電影《情迷午夜巴黎》的開場，其實拍得挺像旅遊廣告，將遊客眼中的漂亮花都剪輯得猶如走馬燈。不過背景音樂配上老導演一向擅長的爵士樂，優雅緩慢的節奏就抹去旅遊宣傳的商業味——巴黎是如何俘虜了活地阿倫可見一斑。

當影片臨近結束，老派爵士樂再次響起，這次連一家書店都拍了進去。Shakespeare and Company，巴黎市中心唯一具規模的英語書籍書店，如果說是為了配合片中的男主角，在荷里活當編劇卻想轉行寫小說的心境，倒也起了一點襯托作用。

驚鴻一瞥的書店，在另一片子裡卻成了和異國情人重逢的契機，那就涉及重要的場面調度了。在《日落巴黎》裡，美國男主角10年後成了作家，來到巴黎發售新書，地點就在Shakespeare and Company。10年前露水情緣的女主角，通過小說得知男主角一直念念不忘當年的那一夜浪漫，就不動聲色來到了書店與他見面。

Julie Delpy和Ethan Hawke的美女俊男配，確實為戲中的書店增添了不少迷人魅力。攝影機得選就書店狹窄的空間，捕捉那十年重逢的時刻，兩人互相揣摩對方的拘謹氣氛。書店裡密密麻麻堆滿書本，為影片片調設定了一個浪漫而文雅的開端。

雖然如此，有旅法的文人就嫌棄這家書店不過是炒作出來的旅遊景點，不屑踏進一步。平心而論，身為一個不諳法語的巴黎遊客，在一座陌生城市裡遊走了幾天，難免開始對陌生語言感到吃力。抵達Shakespeare and Company之前甚至走過一條沿路賣俗氣紀念品的街道，有大量遊客阻塞著並發出喧鬧聲，一度會令人懷疑尋訪的書店只存在於電影中。

或許這就是巴黎左岸的神奇之處：只不過拐一個小彎，眼前風景頓時一個大轉變。Shakespeare and Company這家書店，可說是鬧市中的綠洲，能夠讓旅人撇開煩囂，躲入一個寧靜空間，並重新被熟悉的語言所包圍，使得原先被法國文搞得緊繃繃的神經得以鬆弛下來。雖然這家書店並不是當年海明威會過來聊天瞎扯的原址，但一直都有招待作家小住。

電影中沒出現的二樓，得沿着木梯走上去。自1950年代初就保存至今的建築，內部的裝潢本身就富有特色。就算是「慕名而來」的遊客（其實一般遊客又怎會在乎逛一間破舊的書店？）通常都停留在樓下找書看書，二樓更顯得清靜。上世紀垮掉的一代（beat generation）的文藝氣息，彷彿還殘留在樓板書櫃舊打字機等的夾縫間。從二樓的小窗口望出去，巴黎還是巴黎。

不得不承認，若沒受到電影的感召，又怎會識得這間店。你會說，這其實和組團到韓國參觀韓劇的拍攝場景，消費本質是一樣的。可是能夠悠然地在一家法國舊書店消磨時光，還能翻看着懂的文字書籍，並在臨走前順道買一本詩集，Shakespeare and Company至少圓了一個旅者的藝文夢。

攝：章力行

DJ幽靈：在拼貼中重生

1915年，一部長達3小時、講述美國南北戰爭前後的電影《一個國家的誕生》，自出生起就注定要被載入史冊。除了是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片，也因它宣揚的白人優越主義論調，以及對持此信條的臭名昭著的3K的美化，而引發持久爭議。

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對立，成為評價這部電影的拉桿，近一個世紀後，跨越電子音樂、影像、哲學等領域的美國藝術家「DJ幽靈」（DJ Spooky），通過重新剪接和聲效製作，完成了多媒體作品《一個國家的重生》，試圖用當代文化的拼貼思潮將原電影從歷史爭議中解放出來。

作品為2004年紐約林肯中心音樂節的委約節目，下月中來香港，是亞洲首演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的概念可以理解為「重新混合」。

DJ幽靈（DJ Spooky）有多重身份。他的真身名叫Paul D. Miller，不僅是觀念藝術家、作家、音樂家，還在European Graduate School教授多媒體音樂，「DJ幽靈」是他的藝名。下月中，他將現身香港，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多媒體作品，記者和他做了電郵專訪。

DJ Spooky 訪談

記者：提到電影《一個國家的誕生》和你的作品《一個國家的重生》，有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，一部作品在藝術上的成就，是否可以掩蓋其在歷史上的低劣地位？反之，一部政治不正確的電影會扼殺它在藝術和技術上的貢獻麼？

DJ Spooky：這是一個關於拼貼的問題。現代生活的每一個面向都由無數的環節和因素組成，而對於這些現代生活的面向也有很多的作品去記錄。有時候，恰恰是那些「歷史的反面教材」，得以讓我們通過舊腳本的片段去製作出一部新電影。就像我們還會用「馬力」去描述汽車的機械性能一樣。這個比喻也可以用來理解「一個國家的誕生」與「一個國家的重生」這種對立關係。

記者：緊接着你的回答，這種拼貼行為的功能性是如何通過電影的聲效和剪輯體現出來的？如何理解《國家的重生》中「重生」的概念？

DJ Spooky：不斷重複和循環的邏輯是節拍文化（beat culture）的精髓，而我們的世界本身也是一個循環。對我來說，剪輯就意味着製作一些出人意料的連接，尋找事物之間的聯係而不是區別。我常常思考古羅馬歷史學家Julius Caesar曾說過的，「那些在視野之外影響我們的問題比我們能看到的要嚴重得多。」也就是說，是我們的思維決定了我們能看到甚麼，這是任何一個想法開始的起點。這才是真正的多媒體。

我的著作、文章和藝術作品都是在討論這種「網絡效應」，但是從文化切入。所以，政治宣傳片、「媒體環境」，以及美國作家Douglas Hofstadter的代表作「Godel, Escher, Bach」（編註：一部關於邏輯學家哥德爾、藝術家埃舍爾和作曲家巴赫三人成就如何交織的論述）和「嘻哈」音樂，都是關於拼貼和挪用藝術的，這些都啟發了我。這種性質的創作重點是拼貼、打破邊界、隨性，所以「重生」

研討會

從《一個國家的誕生/重生》看美國政治、社會與電影文化
日期及時間：10月8日（星期六）3pm-5pm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.電影院
講者：何思穎（香港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）
沈旭暉（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）
教授：Roundtable理事會主席
粵語主講，免費入場

大師班及DJ示範

日期及時間：10月14日（星期五）7:30pm-9pm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.電影院
主持：黃志濠博士（資深音樂人）
票價：\$40



DJ幽靈《一個國家的重生》亞洲首演兩場

日期及時間：10月15日（星期六）2:30pm及7:30pm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英文間場字幕
票價：堂座：\$380；樓座：\$320

